

#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大風出版社

No. 2023~4

2023年3月2日

\*\*\*\*\*

**編者按：**“伊斯蘭教的基本神學概念，幾乎與它的先驅猶太教和基督教是完全一樣的。”<sup>1</sup> 湯因比說“伊斯蘭教作為猶太系宗教是比基督教更理性的宗教，”<sup>2</sup> 耶穌是人不是神，禁偶像、禁食豬、禁酒、齋月、一日五次祈禱、一生一次朝聖等等，更多而且更甚《舊約》。阿拉伯人視猶太人為同父異母之堂弟。<sup>3</sup> 猶太拉比《本傑明行紀》記錄了12世紀穆斯林優待猶太人，所以有接下來的現代史？阿拉伯民族分崩離析22個主權國家，到處慘遭迫害的猶太人成群結隊遷徙英屬殖民地，成年累月購置大量土地安居樂業，翻臉復國以色列，巴勒斯坦難民無處可去至今。《史無前例的挑戰·哀莫大於分裂》。<sup>4</sup>

---

<sup>1</sup> 史密斯：《人的宗教》223頁，海南出版社2013。

<sup>2</sup> 湯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紀》213~214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74。

<sup>3</sup> “現在的阿拉伯人聲稱自己是以實瑪利的後代，並以以實瑪利是亞伯拉罕的第一個兒子為榮。”（吉爾伯特：《五千年猶太文明史》10頁，上海三聯書店2010）

<sup>4</sup> 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讀美國近來戰略研究》增訂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電子版見大風網站。

# 巴格达

## (西) 本杰明<sup>5</sup>

从奥克巴拉经行两日到达巴格达。<sup>6</sup> 巴格达是座大城，是哈里发埃米尔穆米尼·阿拔斯 (Emir al Mumenin al Abassi) [埃米尔穆米尼·阿拔斯 (Emir al Muminin al Abbasi)] 的首都 (皇室所在地) — 其来自先知 (穆罕默德) 家族，是伊斯兰教的首领，被所有穆斯林国王尊奉，享有教皇在基督徒中所享有的尊严。<sup>7</sup>

---

<sup>5</sup> 选自本杰明：《本杰明行纪》321~342 页，商务印书馆 2022。以下注释 6 为原书章节尾注 1，以此类推；其中两个对照版本之一的“马库斯·南森·阿德勒”本，简称为“阿德勒”。

<sup>6</sup> 如上文注释所言，奥克巴拉与巴格达紧邻，似无须经行两日，此处似为本杰明记载之误。

<sup>7</sup> 亚设谓之 Emir al Mumenin al Abassi、首都以及来自先知家族，阿德勒谓之 Emir al Muminin al Abbasi 以及皇室所在地以及来自穆罕默德家族，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3;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5。

亚设提及我们作者对巴格达城、哈里发以及之后被囚禁的王子 (即流散宗主) 等之描述，亦可以在注释之后的莱布雷希特所写两篇文章的其中一篇中看到，详见 Lebrecht, “On the State of the Khalifate of Bagdad”, in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2, pp. 318-392。以上诸内容，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2, p. 136。

阿德勒提及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将他们的先祖追溯至穆罕默德。本杰明此处是指哈里发埃尔·穆斯坦德 (El Mostanshed)。将哈里发比作教皇比较恰当。除了在巴格达的世俗权威之外，他还作为信仰的领袖 (Emir al Mumenin)，为从西班牙到印度大量穆斯林的宗教权威。之后维齐尔窃取了哈里发的所有权威，哈里发只能在清真寺或皇室中消磨时光。以上诸内容，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5, n. 2。

哈里发在巴格达的宫殿方圆三英里，里面有各类树木的园林 — 这些树木不仅有用，而且具备装饰效果（包括果树及其他树木）、各类野兽以及一个池塘 — 池塘的水来自底格里斯河（整个宫殿被城墙环绕）。任何时候当哈里发想要取乐、嬉戏以及痛饮（设宴）之时，鸟兽以及鱼儿等皆为他及其邀请而来的阁员、准备妥当（仆人将各类鸟儿、游戏以及鱼儿等都准备妥当，哈里发与阁员、王子等一起来到宫殿）。<sup>8</sup>

伟大的阿拔斯（哈里发）对犹太人极其友好（掌握朝堂，对以色列人极其友好），很多犹太人都是他的官员（随从）。他知晓所有语言，精通摩西律法（以色列律法），并可以阅读、书写希伯来语（圣语）。<sup>9</sup>他只享受那些凭自己双手获取的事物，除非凭自己双手赚钱（他从不参与任何事情，除非凭自己双手赚钱），因此亲自织造裯，并再盖上他的

---

Emir al Mumenin 在阿拉伯语种意为“信仰王子”或“信仰领袖”之意，al Abassi 指阿拔斯王朝，故埃米尔穆米尼·阿拔斯应为阿拔斯王朝信仰领袖之意，本杰明此处所记意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作为伊斯兰教信仰领袖。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中被认为真主派遣到人类的最后一位先知，故先知家族即指穆罕默德家族。如阿德勒所言，本杰明到达巴格达之时应为哈里发埃尔·穆斯坦德（1124~1170年）时期，其于1160~1170年担任哈里发。— 译者

<sup>8</sup> 亚设谓之“这些树木不仅有用，而且具备装饰效果，……痛饮之时，鸟兽以及鱼儿等皆为其及其邀请而来的阁员准备妥当”，阿德勒谓之“包括果树及其他树木，……设宴之时，仆人将各类鸟儿、游戏以及鱼儿等都准备妥当，哈里发与阁员、王子等一起来到宫殿”，文本差异所致，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p. 93-94;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5。

<sup>9</sup> 亚设谓之“伟大的阿拔斯对犹太人极其友好，……很多犹太人都是他的官员……精通摩西律法……阅读、书写希伯来语”，阿德勒谓之“伟大的阿拔斯哈里发掌握朝堂，对以色列人极其友好，很多犹太人都是他的随从……以色列律法……阅读、书写圣语”，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4;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5。

其中伟大的阿拔斯即指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摩西律法即以色列律法，圣语即指希伯来语，文本差异所致。— 译者

玉玺。这些裯被他的官员在公共集市上销售，被土地贵族购买，所获收益为其提供日常之用。<sup>10</sup>

哈里发非常优秀（诚实），值得信赖，亲切地对待每个人（为所有人传递和平），但是一般穆斯林无法见到他（伊斯兰教徒一年只能见到他一次）。那些来自远方前往也门的麦加的朝圣者都迫切想见到哈里发，并在他的宫殿前呼喊：“我们的真主，穆斯林之光，我们宗教的辉煌，让我们一睹面容的光芒。”但是，他从未听从他们。他的仆人以及官员（侍奉他的王子们）接近他并祈祷：“我们的真主，赐予这些人以和平，他们来自远方之地，渴求荣耀之庇护。”他在请愿之后便起身，将其衣服的一角放在窗户外面，让朝圣者热切地亲吻。其中一位阁员（王子）对他们说：“为了我们的真主、穆斯林之光，和平地去吧，非常高兴，他赐福予你们。”这位王子被他们尊崇如先知一般（他被他们视为穆罕默德）。他们继续赶路（回家），传递和平信息的阁员（王子）所说的话让他们充满欢乐（他们亲吻哈里发的长袍让他们内心十分喜悦）。<sup>11</sup>

---

<sup>10</sup> 亚设谓之“他没有任何嗜好，除非凭自己双手赚钱……公共集市……”阿德勒谓之“他从不参与任何事情，除非凭自己双手赚钱……集市……”，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4;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p. 35-36。

<sup>11</sup> 亚设谓之“哈里发非常优秀……亲切地对待每个人，但是一般穆斯林无法见到他。……他的仆人以及官员……其中一位阁员对他们说……这位王子被他们尊崇如先知一般，他们继续赶路，传递和平信息的阁员……”阿德勒谓之“哈里发诚实……为所有人传递和平，但是伊斯兰教徒一年只能见到他一次。……侍奉他的王子们……王子对他们说……他被他们视为穆罕默德，他们回家，王子所说的话让他们充满欢乐，他们亲吻哈里发的长袍让他们内心十分喜悦”，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p. 94-95;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6。

阿德勒提及莱布雷希特称黑天鹅围巾通常是麦加清真寺帷幕的一部分，其被悬挂在宫殿的阳台之上，被称为哈里发的袖筒 (Lebrecht, p. 391)，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p. 35-36, n. 1。

哈里发家族的所有兄弟以及其他的人亦以例亲吻他的衣衫。他们在哈里发的宫廷中都拥有自己的宫殿，但是这些宫殿被铁链隔开，每户都被任命一位特别的官员（卫兵）以防止他们对大哈里发进行谋反。这些措施的实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曾经发生兄弟们谋反并拥立他们中的其中一位为国王（前任被他们的兄弟们谋反，并拥立他们中的其中一位为国王）。为了阻止他们谋反的意图，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哈里发下旨将其家族成员加以束缚。但是，居住在宫殿中的他们皆享有荣耀，拥有村庄与城镇。他们的仆人从村庄与城镇中为其征收税收，他们则吃喝享乐，过着逍遥的生活。<sup>12</sup>

哈里发的宫殿中有很多（大理石）建筑、金银柱子以及宝石宝藏（刻在稀有石头并被镶嵌在墙上的雕刻；哈里发宫殿财富众多，有塞满金子的塔楼、丝绸衣服以及所有宝石等）。哈里发每年只离开宫殿一次，即在拉马丹（Ramadan）[埃尔—以德—拜德·拉马赞（El-id-bed Ramazan）] 节日之时。<sup>13</sup> 此时很多来自远方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以目睹他的面容。

---

亚设所言王子指哈里发本人，阿德勒所言王子则应为哈里发的儿子或臣子，文本差异所致。— 译者

<sup>12</sup> 亚设谓之“每户都被任命一位特别的官员以防止……这些措施的实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曾经发生兄弟们谋反并拥立他们中的其中一位为国王”，阿德勒谓之“每户都被任命卫兵以防止……这些措施的实施是因为曾经前任被他们的兄弟们谋反，并拥立他们中的其中一位为国王”，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p. 95-96;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6。

阿德勒提及本杰明关于哈里发家族成员生活状态的描述似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矛盾，可参见 Goldziher, in *Z. D. P. V.*, 1905, p. 151, 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6, n. 2。

本杰明此处所言前一段时间或前任哈里发被谋反之事，应是指埃尔·穆斯坦德之父哈里发穆卡塔菲（Al Muqtaf, 1096~1160 年）遭遇塞尔柱苏丹之子谋反之事。— 译者。

<sup>13</sup> 亚设谓之“很多建筑……宝石宝藏……拉马丹”，阿德勒谓之“大理石建筑……刻在稀有石头并被镶嵌在墙上的雕刻；哈里发宫殿财富众多，有塞满金子的塔楼、丝绸衣服

他骑着皇家马骡，身穿以金银织造的王道长袍，头戴装饰有无价宝石的头巾，但是头巾上遮盖着黑色的面纱——此象征着谦逊，试图表达：看！这一切世俗的荣誉在死的那天将会变成黑暗。大量身着盛装的穆斯林贵族作为随从骑马伴随其左右，来自阿拉伯半岛、米底亚、陀迦玛、吉兰（Daylam、Gilān）、波斯、乌古斯（Ghuzz），甚至吐蕃等地的王子亦在其周围——吐蕃距离阿拉伯半岛需经行三月〔其地西面为撒马尔罕（Samarkand）之地〕。<sup>14</sup>

然后，他从宫殿到达位于巴士拉（Bostra）门的清真寺，这是都城的清真寺。所有身着丝绸与紫衣的男女跟随其行走。街道、广场到处都是歌声、欢呼声以及在大国王哈里发面前跳舞的舞者。这些人群大声地向他致敬，并呼唤道：保佑我们的真主与国王。他遂亲吻自己的衣服，并将其执在手中，以此表示答谢并回馈赞誉。在到达清真寺厅堂之后，哈里发登上木制的讲道坛，讲释律法。博学的穆斯林起身为他祈祷，并赞誉他伟大的仁慈与虔诚（伟大与仁厚），之后整个人群应答阿门（Amen）

---

以及所有宝石等……埃尔—以德—拜德·拉马赞”，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6;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6。

Ramadan, 又称 Ramazan, 指伊斯兰历 9 月, 为伊斯兰教斋月。——译者

<sup>14</sup> 亚设谓之“阿拉伯半岛、米底亚、波斯，甚至西藏等地的王子亦在其周围——吐蕃距离阿拉伯半岛需经行三月”，阿德勒谓之“阿拉伯半岛、米底亚、陀迦玛、吉兰、波斯、乌古斯，甚至吐蕃等地的王子亦在其周围——吐蕃距离阿拉伯半岛需经行三月，其地西面为撒马尔罕之地”，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7;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7。

陀迦玛，如上文注释所言中世纪时期通常被视为来自高加索与西亚等地族群的祖先，此处应是指塞尔柱突厥人。吉兰位于今伊朗北部地区。乌古斯人为生活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游牧民族，塞尔柱人即为乌古斯人分支，其曾为西突厥部落联盟，常与突厥人被同时提及。一些乌古斯人曾迁往伊朗以及安纳托利亚地区，建立塞尔柱帝国。本杰明此处所提乌古斯王子似应指塞尔柱帝国王子。——译者

（他们皆如此呼应）！<sup>15</sup> 然后他给他们赐福，并杀掉一头骆驼 — 此即是为赐福所设，这就是他们的贡品，被分发给贵族；一部分骆驼肉分发给他们的朋友，这些人迫切想品尝国王亲手所杀的骆驼肉，为此兴高采烈（这就是他们的逾越节献祭，他将其分给王子们，这样他们便可以品尝到这位神圣的国王亲手所杀的骆驼肉，为此兴高采烈）。<sup>16</sup> 然后，哈里发离开清真寺，沿着底格里斯河岸独自返回宫殿，那些在船上的穆斯林贵族一直伴随其进入宫殿那一刻。他从不原路返回。为了防止他的脚印被踩踏，河畔的那条道路被仔细守卫了约一年时间。在之后的一年中，哈里发再没有离开他的宫殿。

哈里发是一位虔诚、仁慈的人，曾在河的另一侧与幼发拉底河畔建立一些建筑（医院）— 幼发拉底河位于城市的另外一侧（位于城市边界）。这些建筑（医院）包括很多大房子、街区以及为病人准备的收容

---

<sup>15</sup> 亚设谓之“赞誉他伟大的仁慈与虔诚，之后整个人群应答阿门！”阿德勒谓之“赞誉他伟大与仁厚，他们皆如此呼应”。另外，亚设所言哈里发从宫殿出发至登上讲道坛的情形，阿德勒则并没有提及，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8;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7。

巴士拉门，指位于巴格达西南部的大门。为了沟通与外地的联系，巴格达设四座城门，巴士拉门为其中之一，详见 C. Edmund Bosworth, *Historic Cities of Islamic World*,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7, p. 32。Amen，即希伯来语 אָמֵן 音译，意为“真的”、“确实如此”，表示同意之意，阿拉伯语中常读作 ah-meen（'Āmīn）。— 译者

<sup>16</sup> 亚设谓之“这就是他们的贡品，被分发给贵族；一部分骆驼肉被分发给他们的朋友，这些人迫切想品尝国王亲手所杀的骆驼肉，为此兴高采烈”，阿德勒谓之“这就是他们的逾越节献祭，他将其分给王子们，这样他们便可以品尝到这位神圣的国王亲手所杀的骆驼肉，为此兴高采烈”，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8;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7。

如上文注释所言，逾越节是为纪念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犹太人节日，阿德勒文本所述穆斯林逾越节献祭似有将穆斯林斋月活动与逾越节类比之可能。— 译者

所，他们得以在此治愈。<sup>17</sup> 这里有 60 座医药（医生的）仓库 — 其原

---

<sup>17</sup> 亚设谓之“哈里发是一位虔诚、仁慈的人……建立一些建筑 — 幼发拉底河位于城市的另外一侧。这些建筑包括很多大房子……”阿德勒谓之“哈里发是一仁慈的人，……建立一些医院 — 幼发拉底河位于城市边界。这些医院包括很多大房子……”，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p. 98-99;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7。

阿德勒提及盖伊·勒·斯特兰奇的著作有助于解释本杰明对穆斯林首都的记述，详见 Guy Le Strange, *Bagdad during the Abbaside Caliphate, from Contemporary Arabic and Persian Sources*, 1900。762 年哈里发曼苏尔 (Mansur) 将此地作为帝国首都，《塔木德》中的很多文献都证实此地早已有犹太人。曼苏尔在底格里斯河西侧建立了一座由双重城墙环绕的直径二英里的城市。如果我们想像一下泰晤士河萨里 (Surrey, 英格兰东南部城市) 一侧的圆城 — 圆城中心为象堡，就会对巴格达首都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曼苏尔清真寺位于此地，周五礼拜活动就在此清真寺举行，哈里发在拉马赞 (Rmanzan, 斋月) 斋戒结束后的巴勒姆 (Bairam) 节日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座圆城周期性地遭受水灾，官府的建筑物被逐渐转移到河的东侧。王城地基被称为哈利姆 (Harim)，方圆三英里，相当于从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位于伦敦市区) 到 (伦敦) 城。王城中一度有 23 座宫殿。当哈里发去此地的清真寺之时，会离开王宫，经过主桥 — 此桥类似威斯敏斯特桥，沿着本杰明时期的道路到达巴士拉门区。在清真寺仪式结束之后，哈里发穿过船桥，途经类似于泰晤士河堤岸的路返回到王宫。宫廷成员与贵族乘坐游船沿河护送哈里发。阿拉伯作家提到一些宫殿作为国家监狱，哈里发将其近亲有尊严地囚禁在此。他们由很多人侍奉，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但是严禁走出宫殿，违者则被处死。莱布雷希特曾以哈里发穆卡塔菲囚禁其兄弟及其随从为例对此种状况进行解释 (Lebrecht, p. 381)。巴格达有很多大医院，本杰明所言这些医院其中一个应为巴格达西部穆斯坦希利亚 (Mustansiriyyah) 的比尔马斯坦 (Birmaristan)，其长达三个世纪都是重要的医学学校。其遗址位于今船桥附近，今天仍旧可见。读者必须明白的是本杰明访问巴格达之时，塞尔柱苏丹被击败，这些哈里发掌握了空前的权力，但是他们无心关心政治，将其交由他们的维齐尔处理。以上诸内容，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p. 37-38, n. 1。

本杰明此处所言“河的另一侧”指底格里斯河。底格里斯河从巴格达城中流过，幼发拉底河则在巴格达城以西。哈里发曼苏尔 (707~775 年)，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巴勒姆指伊斯兰教斋月之后穆斯林节日。莱布雷希特所言应是指哈里发穆卡塔菲



本是国王的仓库，里面存储着香料（药品）以及其他必需品。国王为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病人承担费用，直到治愈为止（国王为每一位到此地的病人提供费用以及治疗）。<sup>18</sup>

这里还有一座名叫达尔·马里菲坦（Dar-al-Maraphtan）〔达尔·马里斯坦（Dar-al-Maristan）〕的大建筑。<sup>19</sup> 所有疯癫的人被锁在这座建筑之中，彼此见面，尤其在炎热季节（这些人来自各个城镇，因为太热而变得疯癫）。<sup>20</sup> 每个人被铁链“保护”，直到他们有理由回家之时（在此期间哈里发王室为这些人提供食物）。如此，国王任命的官员每月都可审查这些人，当他们有理由被释放时便立即恢复自由。国王对于所有来到巴格达的人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种慈善行为，无论其有病或疯癫，因为国王是一位虔诚（正义）的人，其因此被称道。<sup>21</sup>

---

遭遇塞尔柱苏丹之子谋反之事。11 世纪末，塞尔柱帝国便四分五裂，最终于 1194 年灭亡。因此本杰明访问巴格达之时，掌握阿拉伯帝国实际权力的塞尔柱帝国已经衰落。

— 译者

<sup>18</sup> 亚设谓之“医药仓库 — 其原本是国王的仓库，里面存储着香料……国王为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病人承担费用，直到其治愈为止”，阿德勒谓之“这里有 60 座医生的仓库 — 其原本是国王的仓库，里面存储着药品以及其他必需品。国王为每一位到此地的病人提供费用以及治疗”，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9;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8。

<sup>19</sup> 亚设谓之 Dar-al-Maraphtan，阿德勒谓之 Dar-al-Maristan，两者音近，所指相同，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9;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8。

亚设提及 Dar-al-Maraphtan 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那些需要禁闭的人的居住之地，或疯癫人居住之地，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9, n. a。

<sup>20</sup> 亚设谓之“彼此见面，尤其在炎热季节”，阿德勒谓之“这些人来自各个城镇，因为太热而变得疯癫”，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99;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8。

<sup>21</sup> 亚设谓之国王是一位虔诚的人，阿德勒谓之国王是一位正义的人，同时言及“在此期

巴格达有约一千（四万）名犹太人。在伟大哈里发的统治下，他们热爱和平、生活如意、深感荣耀（生活安宁、祥和、深感荣耀），其中很多人都是聪慧之士（哲人）以及研习摩西律法的学校主事者。<sup>22</sup>

巴格达有十所学校，大学校的主事者为大拉比撒母耳·本·以利（R. Samuel Ben Eli），其亦为格昂雅各学校的主事者（他是利未人，其谱系可追溯至我们的拉比摩西）；<sup>23</sup> 利未人首领 [拉比哈纳尼亚（R. Hanania）] 为第二所学校主事者；拉比但以理（R. Daniel）为第三所学

---

间哈里发王室为这些人提供食物”，亚设则未言及此，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99;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8。

<sup>22</sup> 亚设谓之“巴格达有约一千名犹太人……他们热爱和平、生活如意、深感荣耀，其中很多人都是聪慧之士……”阿德勒谓之“巴格达有约四万名犹太人……他们生活安宁、祥和、深感荣耀，其中哲人……”，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100;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9。

阿德勒提及亚设文本以及该文本的其他印本提到此地有一万名犹太人；比西哈奇亚做出了同样的估计，但与亚设文本并不一致，其称学校主事者一度有二千余名学生，其周围则约有五百名学生。大英博物馆与罗马卡萨纳特瑟图书馆收藏手稿解决了关于犹太人数量的不一致的记述，皆称有四万余名犹太人。在这些注释中确定这些手稿中所呈现的关于所有地区比较好的记述，让人感到十分生厌。然而，学生将会发现亚设所遇到的很多异常（记述）现在将会被去除。以上诸内容，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8, n. 1。

此处的学校即犹太人耶希瓦。阿德勒此处认为亚设文本关于巴格达犹太人数量的记载应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并援引大英博物馆与罗马卡萨纳特瑟图书馆收藏手稿予以说明。比西哈奇亚关于巴格达犹太人之记载，详见 Pethachia, *Travels of Rabbi Pethachia of Ratisbon*, pp. 15-17。— 译者

<sup>23</sup> 阿德勒谓之“他是利未人，其谱系可追溯至我们的拉比摩西”，亚设则未提及此，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9。

此处所言大学校应指第一所学校，似因其地位重要，故如此称之。另此处所言犹太人学校的主事者与苏拉与普穆贝迪塔犹太人学校主事者格昂尼姆有别，下同。如上文注释所言，格昂尼姆专指 6~11 世纪期间苏拉与普穆贝迪塔犹太人学校主事者。— 译者

校主事者；研究者拉比埃拉扎尔 (R. Elazar) 为第四所学校主事者；拉比埃拉扎尔·本·采马赫 (R. Elazar Ben Tsemach) 为第五所学校主事者——他是一位研究大家 (祭礼的主事者)，为已经安息的哥辖人 (Kohathites) 先知撒母耳的后裔，他与其兄弟精通在圣殿中所唱诵的曲调；<sup>24</sup> 拉比哈斯德 (R. Chasariah) [拉比哈斯德 (R. Hisdai)] 是一位研究大家 (荣耀的学者)，为第六所学校主事者；王子拉比哈该 (R. Chagi) [拉比哈该 (R. Haggai)] 为第七所学校主事者；<sup>25</sup> 拉比以斯拉为第八所学校主事者；拉比亚伯拉罕，又名阿布·塔希尔 (Abu Tahir)，为第九所学校主事者；拉比萨凯·本·博茨塔那 (R. Sakhai B. Bosthenai) [拉比萨凯·本·博茨塔那 (R. Zakkai B. Bostanai)] 是一位研究大家，为第十所学校主事者。<sup>26</sup> 这些人皆被称为巴塔尼姆 (Bathanim)，即“好闲者”，因为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处理公共事务 (这是十位巴塔尼姆，他们只从事公共事务)。<sup>27</sup> 除周一之外，他们每天都在为此地犹太人维护正义 (除

---

<sup>24</sup> 亚设谓之“利未人首领为第二所学校主事者，……埃拉扎尔·本·采马赫一位研究大家，为已经安息的先知撒母耳的后裔，……”阿德勒谓之“利未人首领拉比哈纳尼亚为第二所学校主事者，……拉比埃拉扎尔·本·采马赫祭礼的主事者，为已经安息的哥辖人先知撒母耳的后裔，”，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0;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9。

先知撒母耳的谱系可以追溯至哥辖人，详见《旧约·历代志》(上，6: 3~15)。哥辖人为利未支派其中一个分支，为利未之子哥辖族人，《旧约·民数记》(3: 17) 记载：“利未众子的名字是革顺，哥辖，米拉利。”——译者

<sup>25</sup> 亚设谓之亚设谓之 R. Chasariah、R. Chagi，阿德勒谓之 R. Hisdai、R. Haggai，两人所言皆音近，所指相同，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0;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9。

<sup>26</sup> 亚设谓之 R. Sakhai B. Bosthenai，阿德勒谓之 R. Zakkai B. Bostanai，两者音近，所指相同，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1;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9。

<sup>27</sup> 亚设谓之“这些人皆被称为巴塔尼姆 (Bathanim)，即‘好闲者’，因为他们唯一的

了一周的第二天之外，他们每天为同胞犹太人主持公道）；周一会众则是在格昂雅各学校的主事者大拉比撒母耳主持之下聚在一起，其为每一位请愿者带来正义，并得到十位学校主事者巴塔尼姆的帮助（其与其他学校的主事者巴塔尼姆一起为每一位在其面前的人主持公道）。<sup>28</sup>

然而，所有这些学校主事者的首领为拉比但以理·本·哈斯德（R. Daniel Ben Chisdai）〔但以理·本·哈斯德（R. Danile Hisdai）〕，其拥有“被囚禁之王子”以及君主（我们的君主以及所有以色列人被囚禁的首领）等头衔，为大卫王后裔。<sup>29</sup> 犹太人称其为“君主，被囚禁之王子”，

---

职业就是处理公共事务”，阿德勒谓之“这是十位巴塔尼姆，他们只从事公共事务”，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1;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9。

阿德勒提及巴塔尼姆在《塔木德》中常被用于指那些全身心投入到公共事务的学者，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9, n. 2。

Bathanim，源自希伯来语בטלים，为好闲之意。此处指这些人只从事公共事务，并不参与日常生产工作。——译者

<sup>28</sup> 亚设谓之“除周一之外，他们每天都在给此地的犹太人维护正义；周一会众则是在格昂雅各学校的主事者拉比撒母耳主持之下聚在一起，其为每一位请愿者带来正义，并得到十位学校主事者巴塔尼姆的帮助”，阿德勒谓之“除了一周的第二天之外，他们每天为同胞犹太人主持公道；其与其他学校的主事者巴塔尼姆一起为每一位在其面前的人主持公道”，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1;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9。

在犹太人礼拜之中，周日作为一周的开始，因此一周的第二天即指周一。拉比撒母耳亦应属于巴塔尼姆，因此亚设所言拉比撒母耳得到十位学校主事者巴塔尼姆的帮助似有不妥，应为得到其他九位之帮助。——译者

<sup>29</sup> 亚设谓之 R. Danile Ben Chisdai 以及其拥有被囚禁之王子以及君主等头衔，阿德勒谓之 R. Danile Hisdai，其拥有“我们的君主以及所有以色列人被囚禁的首领”等头衔，其中 R. Danile Ben Chisdai 与 R. Danile Hisdai 音近，所指相同，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1;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9。

穆斯林称其为大卫王后裔贵族 (Saidna ben Daoud)。在穆斯林君主埃米尔穆米尼 (信仰领袖) 统治之下, 他为所有犹太会众的大统领 (统治所有以色列会众), (因此他及其后裔受穆罕默德的命令)。<sup>30</sup> 埃米尔

---

阿德勒提及最后的流散宗主为 1040 年的希西家, 这些流散宗主的谱系可以经所罗巴伯 (Zerubbabel, 犹大国王约雅斤之孙) 追溯至大卫。哈斯德的谱系可以追溯至希勒尔, 其母系来自王室 (Graetz, Vol. VI, note. 10)。比西哈奇亚提到他到达巴格达一年之前但以理去世。但以理的侄子大卫与大学校主事者拉比撒母耳共同成为流散宗主, 撒母耳对整个亚洲犹太人群体有着最高的权威。撒母耳仅有一位女儿, 并学习《圣经》与《塔木德》。她在房间中通过一扇窗户接受指导, 下面的学生无法看到她。本杰明的记载显示流散宗主的职位此时得到了复兴, 这里所提及的哈里发应为穆卡塔菲, 其前任为哈里发穆斯塔舍德 (Mostanshed, 1092~1135 年)。以上诸内容, 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p. 39-40, n. 4, n. 1。

此处的被囚禁的王子指流散的犹太人宗主, 被囚禁是说明其流散的状态。如上文注释所言, 一般认为巴比伦最后一位流散宗主为希西家, 其于 1040 年去世。但是, 之后又有犹太人偶尔也被称为流散宗主, 如本杰明所记之拉比但以理·哈斯德 (1160~1174 年) 以及其父哈斯德等。穆卡塔菲时期善待犹太人, 竭力恢复犹太人的自治, 甚至在其任内出现了新的流散宗主哈斯德, 详见 Simon Dubnov, *History of Jews*, New Jersey: South Brunswick, Vol. 2, pp. 800-801。穆卡塔菲的前任应为哈里发阿尔-拉什德 (Ar-Rashid, 1109~1138 年), 其于 1135~1136 年在位, 为穆斯塔舍德之子。比西哈奇亚对但以理逝世以及撒母耳之女学习《圣经》与《塔木德》之记述, 详见 Pethachia, *Travels of Rabbi Pethachia of Ratisbon*, pp. 17-19。因古代犹太人妇女并不能学习《圣经》等犹太经典, 故撒母耳之女方才如此隐蔽地学习。— 译者

<sup>30</sup> 亚设谓之“他为所有犹太会众的大统领”, 阿德勒谓之“他统治所有以色列会众, 因此其及其后裔受穆罕默德的命令”, 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1;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39。

阿德勒提及本杰明的记载显示流散宗主的职位此时得到了复兴, 这里所提及的哈里发应为穆卡塔菲, 其前任为哈里发穆斯塔舍德, 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p. 39-40。

Saidna ben Daoud 在阿拉伯语中为“大卫王后裔贵族”之意。埃米尔穆米尼, 即上文注释所言信仰领袖之意, 指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如阿德勒所言此处应指哈里发穆卡塔菲。— 译者

穆米尼尊重他，通过授予官方印玺认可他的权力，并命令其治下的所有臣民都在王子〔流散宗主（Exilarch）〕面前起身，为他尊敬地致礼，无论是穆斯林、犹太人，还是任何其他信仰的臣民（还是其治下的任何其他族群），否则就会遭遇一百下鞭刑。<sup>31</sup>

每次（每五天）当他觐见国王（大哈里发）之时，都有很多随从簇拥，这些随从包括犹太人与异教徒。<sup>32</sup> 传令官（预先）呼喊：“请避让备受敬仰的我们的君主、大卫王之子。”此时，他骑在马上，身着以刺绣织成的服饰（长袍），头戴大头巾，头巾被白布覆盖，顶上还镶有一个项圈或王冠（一条大白布悬吊在头巾之上，头巾上镶有一个项圈，项圈上则刻有阿拉伯数字）。<sup>33</sup>〔然后，他来到哈里发面前，亲吻哈里发的手；哈里发则起身，让他坐在宝座之上——此宝座是哈里发下令专门为他制作；所有来到哈里发王庭的穆斯林王子亦在他面前起身。于是，被囚禁的王子坐在他的宝座之上，与哈里发正对——这是遵照、执行穆罕默德的命令，此命令被写进律法，即“圭必不离犹太，杖必不离他两

---

<sup>31</sup> 亚设谓之“……在王子面前起身王子起身，……还是任何其他信仰的臣民……”阿德勒谓之“……在王子（流散宗主）面前起身，……还是其治下的任何其他族群……”，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2;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0。

<sup>32</sup> 亚设谓之“每次当他觐见国王之时”，阿德勒谓之“每五天当他觐见大哈里发之时”，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2;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0。

<sup>33</sup> 亚设谓之“身着以刺绣织成的服饰，头戴大头巾，头巾被白布覆盖，顶上还镶有一个项圈”，阿德勒谓之“身着以刺绣织成的长袍，头戴大头巾，一条大白布悬吊在头巾之上，头巾上镶有一个项圈，项圈上则刻有阿拉伯数字”，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2;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0。

脚之间，直等示罗（Shiloh）来到，万民都必归顺”。]<sup>34</sup>

被囚禁王子的权威波及以下诸地，如美索不达米亚（示拿），波斯，呼罗珊（Khorassan）[呼罗珊（Khurasan）]，示巴（S'ba）[示巴（Sheba）]（即也门），迪亚贝克（Diarbekh）[迪亚·卡拉奇（Diyar Kalach），又迪亚贝克（Bekr）]，亚美尼亚，[阿拉姆·拿哈拉易姆（Aram Naharaim），即美索不达米亚]，亚拉腊山附近的科塔（Kota）之地（亚拉腊山地区的居民），阿兰人（Alanians）[阿兰（Alans）]之地——其地被群山封闭，仅有一座铁门可供出入，此铁门由亚历山大所建，（但是之后遭到破坏），<sup>35</sup> 西伯利亚（Sikbia）[西伯利亚（Siberia）]，突厥人（Turkmans）

---

<sup>34</sup> 阿德勒提及此节内容，亚设则并未言及，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0。

“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示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出自《旧约·创世记》（49: 10）之记载。此处指雅各对其子犹大的赞美与期望。“他两脚之间”指犹大的后裔；Shiloh，源自希伯来语 שִׁלּוֹחַ，为平安之地或赐予平安之意，与上文注释所言示罗之地并不相同。此句意为犹大后裔必将长久掌握王权。此处显示伊斯兰教对《圣经》中的律法之尊崇以及穆斯林对犹太人君主或王子之尊敬。——译者

<sup>35</sup> 亚设谓之“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呼罗珊，示巴，迪亚贝克，亚美尼亚，亚拉腊山附近的科塔之地，阿兰人之地——其地被群山封闭，仅有一座铁门可供出入，此铁门由亚历山大所建”，阿德勒谓之“示拿，波斯，呼罗珊，示巴，迪亚·卡拉奇，又迪亚贝克，阿拉姆·拿哈拉易姆（美索不达米亚），亚拉腊山地区的居民，阿兰之地——其地被群山封闭，仅有一座铁门可供出入，此铁门由亚历山大所建，但是之后遭到破坏”，其中 Khorassan 与 Khurasan，S'ba 与 Sheba 音近，所指相同，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2;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0。

阿德勒提及整个中世纪时期阿兰人占领了格鲁吉亚以及高加索地区。关于亚历山大所建制铁门，裕尔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的注释中提到本杰明是首位提到此通道的欧洲旅行者，详见 *Travels of Ser Marco Polo*, edit., Henry Yule, 3rd edition, London, John Murray, chap. iii. 本杰明与马可波罗皆提到一个普遍的认识，即那时亚历山大曾穿越德本得（Derbend）通道。突厥语中仍称其为“Demis-Kapi”，即铁门之意；波斯人则专

(陀迦玛) 领地直至阿斯皮斯 (Aspisian) [阿斯维 (Asveh)] 山, 格鲁吉亚 (Georgians) 之地直至乌浒 (Oxus) 河 — 这些是《圣经》中的革迦撒人 (Girgashim), 信奉基督教 [戈尔甘 (Gurgan) 之地 — 此地

---

称其为 “Sadd-i-Iskandar”, 即亚历山大堡垒之意。然而, 罗德·科岑 (Lord Curzon) 最终证实, 即在阿贝拉 (Arbela) 战之后, 亚历山大军队追讨大流士所经的通道并不位于德本得, 详见 Lord Curzon, *Persian and the Persians*, Vol. 1, p. 293。阿里安 (Arrian) 曾著描述亚历山大远征征战的《远征记》, 曾提及以亚历山大军队行军速度而论, 此通道距离刺吉思 (Rages) 约一天行程 — 刺吉思为《多比传》 (*Book of Tobit*) 所提及的著名城市。但是, 德本得距离刺吉思则 500 英里以远。科岑认为, 希达拉 (Sirdara) 通道 — 其位于前往马什哈德 (Meshed) 途中, 距离德黑兰 (Teheran) 约 40 英里, 应为亚历山大军队所经之隘口, 斯皮格尔 (Spiegel)、德卢森 (Droysen)、逊德勒 (Schindler) 等亦认为如此。我个人认为马可波罗所记地理没有本杰明可靠。在上述所提及的《马可波罗行纪》第三章中, 马可波罗提及幼发拉底河流入里海。以上诸内容, 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p. 40-41, n. 3。

示拿, 即 Shinar, 希伯来语中指美索不达米亚。示巴为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王国, 其具体位置可能为今埃塞俄比亚与也门等地。《旧约·列王记》(上, 10: 1) 记载: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 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 迪亚贝克或迪亚·卡拉奇, 地望不可考; Aram Naharaim 即希伯来语 אַרַם נַהְרַיִם 音译, 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如上文注释所言, 亚拉腊山位于今土耳其东北部地区, 科塔具体地望不可考; 阿兰人为古代占据黑海以及西伯利亚南部的草原游牧民族, 4 世纪被匈奴人所灭, 大部分加入了匈奴人的联盟, 后又迁徙至西方, 亦有少数躲入山地一带, 本杰明此处所言应是指仍旧生活在黑海一带山地地区的阿兰人。呼罗珊, 指波斯东北部地区, 意为“太阳升起之地”。德本得, 即今位于德本特 (Derbent), 其地位于里海南部沿岸地区, 属俄罗斯达吉斯坦 (Dagestan) 共和国领地。阿贝拉战役, 即高加米拉战役 (Gaugamela), 指公元前 331 年亚历山大军队与大流士军队在今摩苏尔附近地区所发生的战争。此战导致了波斯帝国的灭亡。阿里安 (86/89~146/160 年), 古希腊历史学家, 著有《远征记》。刺吉思, 今伊朗北部城市, 又称雷伊 (Rayy)。《多比传》, 又称《多俾亚传》 (*Book of Tobias*), 曾被收入至圣经《七十士译本》之中, 为天主教与东正教《旧约·圣经》中的一部分。Meshed, 即 Mashhad, 今伊朗西部城市马什哈德; 德黑兰, 今伊朗首都, 位于伊朗北部。— 译者



居民被称为戈尔甘人 (Gurganim) ，居住在基训 (Gihon) 河畔，他们是革迦撒人 (Girgashites) ，信奉基督教] ，以及远至 (撒马尔罕之门)、西藏与印度的省份与城市 (西藏与印度之地) 。<sup>36</sup>

---

<sup>36</sup> 亚设谓之“西伯利亚，突厥人领地直至阿斯皮斯山，格鲁吉亚之地直至乌浒河，这些是《圣经》中的革迦撒人，信奉基督教，以及远至西藏与印度的省份与城市”，阿德勒谓之“西伯利亚，陀迦玛领地直至阿斯维山，戈尔甘之地——此地居民被称为戈尔甘人，居住在基训河畔，他们是革迦撒人，信奉基督教，以及远至撒马尔罕之门、西藏与印度之地”，其中 Sikbia 与 Siberia, Girgashim 与 Girgashites 音近，所指相同，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p. 102-103;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1。

阿德勒提及此处的 Gihon 可能为乌浒河，阿拉伯人称乌浒河为 Gaihūn。本杰明同代人拉巴德 1 世 (Rabad I) 提到戈尔甘之地，详见 Rabad I, *Sefer Hakabalah*。此处所提到的基督教可能为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以上诸内容，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1, n. 1。

此处的 Turkmans 应指突厥人，陀迦玛如上文注释所言此处亦应指突厥人。阿斯皮斯山或阿斯维山，具体地望不详，待考。乌浒河，即今中亚阿姆河之古称，《隋书》、《新唐书》与《旧唐书》等汉籍等记之为“乌浒水”，古希腊人称之为 Oxus。革迦撒人为迦南的后裔，居住在加利利海以东的迦南地区，如《旧约·创世记》(10: 15~16) 记载：“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革迦撒人。”亦可详见《旧约·创世记》(15: 18~21)、《旧约·约书亚记》(24: 11)。本杰明此处应是将生活在远至东方的乌浒河一带的人亦称为革迦撒人。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创始人为聂斯托利 (Nestorian, 386~451 年)，431 年聂斯托利派被东正教定为异端之后，主要在东方等地传播，在波斯、中亚等地信徒众多，故此处有可能为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因此，本杰明称之“他们为革迦撒人，信奉基督教”。

戈尔甘即今伊朗北部 Gorgan 地区。基训河为《圣经》所记从伊甸园中流出的四条河流之一，其余三条分别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与比逊河 (Pishon)。Gihon，希伯来语为 גִּיחוֹן，意为涌出。《旧约·创世记》(2: 10~13) 记载：“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 (Cush) 全地的。”古实，为含的儿子，《旧约·创世记》(10: 6) 记载：“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之地为古实后裔所居之地，关于其地望，众说纷纭，如红海两侧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的基实 (Kish) 地区，乃至埃塞俄比亚、兴都库什山脉等，

被囚禁的王子准许这些所有不同地区的犹太会众遴选拉比以及首领，这些拉比以及首领则亲自来到王子面前以得到授职以及正式认可，即使他们来自很远的地区亦要为其奉上赠品与珍贵的礼物（并从世界的尽头带来贡品与礼物）。<sup>37</sup>

被囚禁的王子在巴比伦拥有客栈、园林以及果园，并从其父辈手中继承了大片土地财产，任何人都不敢（以武力）剥夺（他的财物）。他每年（每周）从此地的犹太客栈、市场以及商货中获得一定的收入，这些收入以税收的形式获得，此外还有来自异域各地所呈送的礼物。他非常富裕，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学者（精通《圣经》与《塔木德》），亦非常好客，每天都有很多以色列人与其共同进餐。<sup>38</sup>

被囚禁的王子在就职之时，会给国王或哈里发与王公贵族（王公大

---

因此基训河之地望亦难有定论。中世纪时期阿拉伯人又经常以 Jayhoun，亦即 Gaihūn — 其即为《圣经》所记之基训河，称呼乌浒河。因此，阿德勒认为此处的基训河应为乌浒河，此与亚设文本所记一致。亚设文本与阿德勒文本此处关于 Georgians 与 Gurgan 的拟音差异较大，位于伊朗北部的戈尔甘人应不可能生活在乌浒河畔，故阿德勒文本所言之 Gurgan 有待商榷。阿德勒所言拉巴德 1 世应指亚伯拉罕·伊本·多德 (Abraham iben Daud, 1110~1180 年)，西班牙犹太人、哲学家，其常被称为拉巴德 1 世 — Rabad 为 Abraham iben Daud 首字母缩写，亦即 ראבד。— 译者

<sup>37</sup> 亚设谓之“即使他们来自很远的地区亦要为其奉上赠品与珍贵的礼物”，阿德勒谓之“并从世界的尽头带来贡品与礼物”，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3;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1。

亚设提及授职仪式 סמיכה，由被囚禁的王子执行，即将手放在候任者的头上，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3, n. b。

希伯来语 סמיכה，即接手礼之意，流散宗主通过此礼授予候任者职权。— 译者

<sup>38</sup> 亚设谓之“任何人都不敢剥夺……每年……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亦非常好客，每天都有很多以色列人与其共同进餐”，阿德勒谓之“任何人都不敢以武力剥夺他的财物……每周……精通《圣经》与《塔木德》，每天都有很多以色列人与其共同进餐”，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p. 103-104;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1。

臣)呈送很多钱财。在就职仪式上,他将手放在国王或哈里发的手上(那天哈里发为他主持就职仪式,赋予其职权),然后在各式乐器的演奏声中(鼓声与长笛声中),坐在王室马车(第二驾王室马车)上从国王寝宫骑行而至他的住所,之后则将手放在那些大学文士之上(流散宗主将手放在研究机构主事者的头上,以此任命、授予其职位)。<sup>39</sup>

巴格达犹太人中有很多优秀的学者以及富人。巴格达城中有 28 座犹太会堂,分别位于巴格达以及卡尔赫(Al-Karkh)——卡尔赫位于底格里斯河另一侧,底格里斯河横穿巴格达城。被囚禁的王子的大犹太会堂以色彩丰富的大理石柱装饰,石柱镀以金银,并以金字镌刻着《诗篇》(*Psalms*)中的诗句。经过十座大理石台阶可登至圣约柜(Holy Ark);在台阶的最高处则专门为被囚禁的王子以及大卫家的其他王子设有正厅前座(座位)。<sup>40</sup>

---

<sup>39</sup> 亚设谓之“会给国王或哈里发与王公贵族呈送很多钱财。在就职仪式上,他将手放在国王或哈里发的手上,然后在各式乐器的演奏声中,坐在王室马车……之后则将手放在那些大学文士之上”,阿德勒谓之“会给哈里发与王公大臣呈送很多钱财。那天哈里发为他主持就职仪式,赋予其职权……流散宗主将手放在研究机构主事者的头上,以此任命、赋予其职位”,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4;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p. 41-42.

阿德勒提及流散宗主的就职仪式与埃及纳第德(Nagid, 详见上文注释)就职仪式之比较将会十分有趣,详见 J. Q. R. IX. p. 717。以上诸内容,详见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2, n. 1。

此处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即指犹太人耶希瓦,其主事者则不应为格昂,因为格昂专指 6~11 世纪期间苏拉与普穆贝迪塔耶希瓦的主事者,此处则仅指耶希瓦的负责人。——译者

<sup>40</sup> 亚设谓之正厅前座,阿德勒谓之座位,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5;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2。

亚设提及约柜即《摩西五经》的存放地,通常位于会众座位的高处,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5, n. a。

巴格达城方圆三（20）英里。此城所在地有大量棕榈树、果园以及花园，美索不达米亚（示拿）其他地区皆不可与之相比。所有国家的人到此地经营贸易；此地亦有很多充满智慧、通晓科学的哲学家以及精通所有巫术的魔术师（智慧的人生活在这里，哲学家通晓所有智慧，魔术师精通所有巫术）。<sup>41</sup>

---

底格里斯河横穿巴格达，巴格达城主要城区在河东，被称为鲁萨法（Al-Rusafa），河西则被称为卡尔赫。圣约柜，即约柜，源自希伯来语 ארון קודש，为犹太人圣物，里面存放着上帝与犹太人所订立的契约，即先知摩西在西奈山上从上帝处得来的两块十诫石板。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之时，约柜被放置在至圣所中，直到第一圣殿建立，被放置在圣殿之中。公元前6世纪，第一圣殿被新巴比伦王国摧毁后，约柜消失。《圣经》中最后一次提及约柜是在《旧约·耶利米书》（3: 16）中，记载：“耶和華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華的约柜，不追想，不记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之后关于约柜下落一直不明。犹太会堂中的约柜中则存放着《托拉》，即《摩西五经》，此为犹太会堂最为神圣的地方。——译者

<sup>41</sup> 亚设谓之“巴格达城方圆三英里，……美索不达米亚……此地亦有很多充满智慧、通晓科学的哲学家以及精通所有巫术的魔术师”，阿德勒谓之“巴格达城方圆 20 英里，……示拿……智慧的人生活在这里，哲学家通晓所有智慧，魔术师精通所有巫术”，详见 A. Ash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Vol. 1, p. 105; Marcus Nathan Adler,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p. 42。

阿德勒所言巴格达城方圆 20 英里似更符合巴格达城之规模，亚设所言似应指前文所述哈里发在巴格达宫殿之规模。——译者